

地 戰

著 群 舒

戰

地

一九三八年四月付排
一九三八年四月初版

戰地實售六角

著作人 舒羣

發行者 李志雲

印刷所 北新印刷所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
電報掛號二一六三
北新書局

分發行所 廣州 成都 貴陽
重慶 武漢 昆明
北新書局



目次

農家姑娘·····	一
奴隸與主人·····	一九
戰地·····	三五
小包裹·····	五一
孤兒·····	六三
祕密的旅途·····	七二
艦上·····	九〇
婚夜·····	一一三
青年·····	一二八

難中·····	一四三
死亡·····	一六二
水中生活·····	一九三
賊·····	二一六
無國籍的人們·····	二三六

農家姑娘

我們走了幾百里的行程，作了兩晝夜的苦戰，終於在一處擊敗了敵軍。而且我們爲了追擊他們，又過了一天的工夫，走過好多的鄉村。可是，最後我們疲倦了、飢餓了。於是，我們的全部隊伍開入一個大的鄉村停下了。

這裏，有好幾十家住戶；不過，沒有一家蓄着豬，或是馬；祇有一家地主養着一匹小驢。據說他們完全困在戰爭的貧窮中，沒有食糧，幾乎吃盡了春耕的糧種。

我們呢，雖然是勝利了；但是那種興奮、快感，也祇能稍稍解除些我們的疲倦，却飽不了我們的飢餓；所以除去負有勤務之外的人員，完全散開了，七八人一羣，三五人一羣，也有一兩人的，自動地去找自己的吃食。我看看附近的幾家

大院，已經滿了我們這些餓狼，在爭搶着地主的那匹小驢，我便偷偷地離去他們，一個人獨自走開了。

冬末的天氣，是最冷的時候，天色蒼白着，散盡了異樣的雲塊；有的，祇是淡黑的幾團，也很快地被暴風捲去了，沒入了天邊。地上蒙起厚厚的雪面，常常隨暴風飛散着，像一片白色的烟霧，隔絕着投開的視線。四處交叉着幾條雪路；在很遠的地方，集中了一條，爬過了山脊。路旁堆聚着農家的小房，一家連近一家，好像連成了被雪埋了的一條極大的土壠。我沿着那些小房走着；經過每一家，我都停留一下，從門縫，或是從破了窗紙的窗孔探視一下，都是同樣的死靜，彷彿是完全沒有人住的空房。我快走盡了這條路，已經快走上了山脊，也沒有看見一個人。於是，我又轉回來；因為我不相信每家都沒有人——每家門前都是有着一條一條的雪路嗎？

「有人嗎？」

門，

我用拳頭敲響了幾家的門，都沒有人回答我。我走開了又繼續着叫另一家的

「有人嗎？」

同樣地沒有人回答我；可是我走後在無意中轉過頭的時候，却看見了一個姑娘，她的頭從展開些的門縫間探出來，我正想叫她，她立刻又縮回去，門縫隨着關閉了。在那短短的一刻中，她給我的記憶中留下了她整幅的面影。最使我難忘的，是她那垂過耳邊的髮辮，髮尾的紅繩，還有她那最動人的眼睛，像一對小寶石在陽光下閃了一下。

「開門！」

我叫着，門牢牢地關閉着。房內仍是同樣的死靜，彷彿是沒有人住的空房。

我認錯了門嗎？我相信自己記得很清楚；於是我用槍柄打起門來：

「有人——出來！」

仍是沒有人回答我；那麼，我看見的那個姑娘呢？

我氣憤了的時候，門被我踢裂了，開了。

房內確是沒有我看見的那個姑娘；我尋遍了每處，祇有一個老婦人在炕上躺着，她見了我便呻吟起來——她似乎在告訴我她有沉重的疾病。我問她：

「祇有你一個人嗎？」

她不說話；祇是向我點點頭，表示除她之外，沒有第二個人。

我奇怪了，便自動地再做一次尋找。

房內很暗的，混着一種霧色，使我的眼睛遮了一層輕紗，使我飄在雲裏一樣，摸索着；終於在石磨下看見了一個模糊的人影，面孔被埋在手掌裏。我暴叫着：

「起來！」

不做聲，是誰呢？當我發現了一條髮辮的辮繩，我便確定了是我看見的那個

姑娘；雖然她的辮繩在暗中退淡了原有的紅色。我不耐煩地說：

「起來吧！」

她聽見我的呼聲，便更加緊緊地拘縮起來——彷彿要縮成在我眼中涓去的一點；所以我說：

「我已經看見你了，姑娘！」

她受驚似地哭了，站起了。我看她一下，我感到很大的恐慌，退後了幾步；她不是我看見的那個姑娘，我也分辨不出她是怎樣的一個女人——她臉上塗滿着的柴灰，掩遮了她的年歲、她的美醜；我要叫她是魔鬼。

「你是誰？」

我問她；她抖起來，聲音也隨她抖着：

「我是我。」

「我要知道，你家裏有幾個人。」

「兩個人。」

「那兩個人，都是誰？」

「我同我的母親。」

「再沒有第三個人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我不相信她的話了，又尋徧了一次；是的，再沒有找出另外的一個人來。我問她：

「你說真話，再沒有第三個人嗎？」

「真的沒有。」

「那麼，我才看見的那個姑娘呢？」

「就是我！」

我立刻把她扯到門邊來，讓透入的陽光落在她的臉上；我注視着：

「是你？」

她似乎有着幾分難爲情的神色，垂下頭去。不過；從她那動人的眼睛和紅色的辮繩，已經證實了——她就是我看見的那個姑娘，我便問了她：

「你的臉上怎麼滿了柴灰呢？」

她避開我的問話，她又再問我：

「你不是××人嗎？」

「你沒有聽見我說的是中國話嗎？」

「真的，不是××人嗎？」

「真的；他們退了。」

於是她洗淨了臉，恢復了我記憶中那幅面影。

這時候，我還有許多話要問她，要問她的母親；可是飢餓却逼迫我說：

「姑娘，你給我找些吃的東西吧。」

「吃的東西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吃什麼呢？」

「什麼都好。」

「什麼都沒有了。」

「啊。」

「還有點大豆，你可以吃嗎？」

我沒有同意，她要到她的鄰家爲我借些米來；我隨在她的身後：在她剛要走進去的那家，我阻止了她：

「這家沒有人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我才在這家叫了許久的門，都沒有人答應！」

她推着我，讓我離她遠些。我聽她敲了幾聲門，向門裏喊着：

「出來吧；進來的是中國兵。」

有人答應了她，不過沒有借到一粒米。

我又隨她走了幾家，幾家都有人，有的是殘缺者，有的是老太婆，姑娘呢，臉上都塗了柴灰。當她說到借米的時候，她們都是把兩手一張，做了無法的表示。於是我們一直走到最後的一家，她的衣襟裏，才蓄了幾把異樣的米粒。我們走回來的時候，我看見每家門裏有人走出走入，仍是那些殘缺者，老太婆，不過姑娘都換了潔淨的面孔，偷看着我們兩人的背影；於是她推開我的身子說：

「你離我遠些走！」

可是到了家的時候，她却不再拒絕我靠近她的身邊。她在小泥爐裏燃起荒草，燃着爐上的小鐵鍋。火苗伸縮着，誘她烤起手來。她轉過頭，看我在注視她；她避開了，向爐裏送入一束荒草，很快地燃成了灰燼，她又送入了第二束，

第三束……。鍋水開了，滾着泡沫，滾落了鍋蓋；可是，米粒還沒完全熟透，隨着泡沫滾轉來，滾轉去……。

她的母親，仍是呻吟着，自語着一些不清楚的話聲，給人一種悽感的想念。暴風在門外捲着積雪，捲成聳起的雪柱，旋轉着移開去；也許從破裂的門縫衝進屋來，又從我破裂的衣縫衝進我的衣裏，使我冷得抖索起來。我跳動了幾下，我說：

「真冷啊！」

她有些怨意地說：

「誰叫你把門踢壞啦？」

「誰叫你不給我開門呢！」

隨着我又說起她同她的母親不應那樣冷待我，讓我在門前空空地走過了兩次，也不應欺騙我……她怒視我一眼，却又淡淡地笑了：

「誰知道你是中國人啊！」

這時候，我有了另一種感覺——是懺悔嗎？我悄悄去修理被我踢裂的門扇。合攏着幾條裂縫；然而我不是匠人，並且也沒有適用的器具，祇是任隨我兩隻蠢笨的手，很難再恢復原有的完好的門扇；我終於嘆息一聲，好像讓一件罪惡的影子，深深地埋在我的心裏。她不明白我；所以她問：

「你憂愁嗎？」

「不。」

「那麼——」

「噢噢，我太冷啊！」

她摸摸我破裂的衣縫，已經露出了皮肉，於是她跑開了，爲我找來一隻垂有線繩的針。我故意問她：

「做什麼？」

「我給你縫縫呀！」

——她是要用她更多的善良，換取我更大的懺悔吧？——我在這樣想着，在

自語着：

「痛啊——心痛！」

她立刻把針停住，問我。

「針碰了你的肉嗎？」

我搖了頭。

「那你痛什麼？」

我默默地代她向爐裏送着荒草，米粒熟透了，有的已經破了。她快地給我縫好了衣縫；我說：

「好妹妹，我謝謝你！」

我拍拍她的肩；她氣憤地打開我的手，讓一種少女的羞紅，浸滿着她的臉